

113.18
16

战争经济科学

著原基茲維莎·M

述譯城 木 謝



24
25

戰 爭 經 濟 學

莎維茲基原著

謝木城譯述

戰
爭
經
濟
學

號一一第：物版出
號二一第：項 甲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止 禁

每
冊
實
價
四
角

基茲維莎・M 者 著 原
城 木 謝 者 述 譯
社 書 圖 南 華 者 版 出
司 公 誌 雜 海 上 售 經 總

號二六路通交口漢：店總

昌宜・州梧・州廣：店支

海上・慶重

都成・沙長・昌武：店分

陽洛・昌計・申漢

明昆・林桂・安西

著者的話

本書現代戰之經濟的基礎，爲戰爭經濟學的序論。繼此尚有如下的三個論題。

(一)戰爭環境中的資本主義經濟（以一九一四——一八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經濟爲基礎）。

(二)資本主義對於未來戰之經濟的準備。

(三)國防方面蘇聯國民經濟整備之基本問題。

序論的使命，在於給戰爭經濟學的對象以基礎。從現代的「大戰爭」的性質出發，對於他的物質的必要，即使是在一般的形態上若不予以闡明，這一使命的完成即不可能。只有奠定了這種的根柢之後，這一研究課題之

理論的和實際的意義才得明瞭；和這相關的諸問題之範圍，也才能明確。

序論是全書的出發點和全研究之基礎，因此這一序論之方法的意義，同時也在於提供讀者以正確地接近戰爭經濟學之諸問題的武器。基於這種方法的考慮，我們在本書的論述中，特別強調着戰爭經濟和政治的不可分性，對於未來戰的政治的特徵，給了充分詳盡的論證。更由這同一的考慮出發，我們也分給了對布爾喬亞的「潛在武力」論的批判以相當的篇幅。因為我們必須指出，我們決不能基於這種的理論來處理戰爭經濟的問題的。

戰爭經濟學方面，一向缺乏着有體系的參考書，本書即係應着這種熱烈的要求而生。他不希望成為正式的教科書（依照著者的意見，教科書的編纂屬於最近的將來的事），但是希望對於陸軍大學研究這一問題的學生，能成為一種有益的參考書。

一九三五年

M·沙維茲基

戰爭經濟學目次

著者的話

第一章 經濟與戰爭之方法……………

一般的前提……………一

人力與戰爭之方法……………四

軍事技術與戰爭之方法……………一六

戰爭之方法與軍隊之物質的需要量……………二五

第二章 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的性質與方法之變化

現代戰之特徵……………三六

帝國主義的生產力與軍事技術之變革

五七

第三章 軍事的需要之特徵

軍事需要之構成

八六

軍事需要之數量及其供給方法

一〇七

軍事需要之非生產性

一二七

戰線之需要與陣後之需要

一三四

第四章 「潛在武力論」批判

一五七

譯後記

第一章 經濟與戰爭之方法

一般的前提

戰爭經濟學之理論的出發點，爲卡爾·伊里奇關於戰爭的學說所給予的。其要點：即在于把戰爭理解爲社會生活——雖然各具特徵，但在發展上却同樣依存于社會矛盾法則的社會生活——之一現象。●

馬·伊主義的戰爭論和一切布爾喬亞及反伊里奇主義的戰爭論之根本的不同即在于馬·伊主義者理解了「戰爭和國內社會鬥爭之必然的關聯」，

● 布爾喬亞學派的偉大的軍事理論家，把戰爭看作政治的武器與工具的庫洛則維支，曾這樣寫着——「戰爭不用說是有他自己的文法的，但並沒有獨自的特殊的論理。」（不戰而勝）

（論，第三卷）

認識了「非創造無矛盾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戰爭之絕滅即無由實現」。因此：卡爾、恩格斯、伊里奇……的理論，是把戰爭作為「某一時期，某一國家及其內部諸階級之政治底延長」而處理的。

作為強制行為的戰爭，如恩格斯所說，是人類依賴于非有不可——非有則力量不成其為力量的武器之助而實行的。武器之量，質，和人力，決定戰爭之全部過程。同時此種量，質之本身，又依存于經濟政治的發達之程度，即依存于物質的生產之水準，及社會之階級構成的水準。戰鬥員之政治的堅定性和文化的水準，軍隊之數量，司令官幹部之質與量，戰爭之技術的根柢狀態等等，換言之，即相互結合而形成國家之武力的一切要素均依存于社會經濟的條件。「世界上沒有能像海陸軍這樣密切地依存于經濟條件的東西了。武器，成員，組織，用兵，一切都直接依存于生產和交

通機關之發展的各該階段。」（反杜林論）

封建社會保有過一種軍事組織。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另一軍事組織。到了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對這又加給了本質上的變更。現代的機械化了的戰爭，即資本主義在其最後階段上所達成的，高度發達了的社會生產之所產。最後，在以社會主義經濟為基礎的普羅列塔利亞國家，一種嶄新的，根本不同的軍事組織又正被創造着。

戰爭期中國家之強度，和照應于戰爭之必要的，人民及國民經濟之緊張的程度，這些也依存于社會經濟的諸要因。工業，運輸，農業，財政，

● 恩格斯曾把「可以看作布爾喬亞時代的文明之極致」的布爾喬亞戰鬥方法之一特徵的軍隊的移動性，和「密切關聯於封建制度」的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軍隊之「睡眠一樣的不活動性」相對照着。（恩格斯，關於戰爭問題的論文和書簡集）。

國民所得之程度，階級之相互關係——這一切糾合一起，決定了戰爭之資源及其物的基礎之強度。恩格斯說過：「兵力是由武器之獲得與補充上所有的實力，即由國民經濟之狀態來決定的。」（反杜林論）

人力與戰爭之方法

照應着刻刻變化的經濟的政治的諸條件，戰爭之實施方法亦非時常變化不可。這裏首先得顯現其影響者，即指定某一特定戰爭法的政治上的目的。●同時，作為戰爭方法之大改革的直接要因而出現者，即為人力之變

●「戰爭只要是政治的一部分，他必然就得帶上政治的特徵。政治若為大規模的，有力的，戰爭亦將如是。因之這一發展，即戰爭將日益進達到高度，以至具備着極端的形態。」（庫洛則維支，戰爭論，第三卷）

化及軍事技術之改良，即恩格斯所稱爲人類和武器之特性的東西。

首先就兵數說，這就演着相當重大的作用。例如布爾喬亞時代的大軍隊，其他姑不備論，單就其兵數的龐大來說，要應用封建時代的較小的軍隊那種的戰略和組織，已屬絕不可能。由于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的性質之變化，以及如恩格斯所描寫過的：「在國家方面，軍隊已成了最主要的，獨立的目標；國民變成了單爲提供軍隊和給養軍隊而生存」的這種可驚的軍國主義之發達，使從役于戰爭的人數已爲之激增。同時，軍事技術之發達，其本身亦常常斬新地提出了軍隊之數量的問題。這種技術上的變化，對於拘束軍隊的行動，妨礙其有效的利用的，陳舊的形式，必然要加以破壞的。

但是軍隊數量之增加，其本身只有在經濟發達的結果上才有可能。軍

隊的數量之增加，首先在如下的各面，即在能夠勞動的國民之數量，肉體上的發育，生產與死亡的比率等等上面，受有限制，換言之，即受有肉體的限制。其次，他還得直接依存于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物質生活的生產過程，在戰時亦不能中斷，并且社會勞動之相當部份，在戰時還得用于軍需品之生產。這意味着，在能夠勞動的住民之中，一定量的人員因為非從事生產勞動不可，事實上不能參加戰爭。勞動生產力之增加，不單為軍隊數量之絕對增加，而且為他的相對的增加造出條件。即是，在國民之武裝部與非武裝部之間的對比上，他能造出這樣的條件，使這一對比向有利于前者的方向變化。在產業資本主義時代，直接參戰的不過人口的一〇%，到一九一四——一八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交戰各國就能動員到人口的一五%到二〇%。●這就是很明晰的一例。其次兵員數量尚須依存于他的裝

備的可能性，即社會之富的程度；依存于他的統制和集中的可能性，即交通運輸之發達；依次以至依存于指揮幹部之保障等等（這種保障又依存于文化和教育之程度）。最後，直接從事于作戰的兵員之部分，和在陣後維持國內之秩序的部分，這兩者的相互關係，依存于國內之政治情勢。在意味着資本主義之一切矛盾的廣泛地激化的，一般的恐慌時代中，任何資本

●「……依照最近六十年間的經驗，在布爾喬亞小農經濟制度中，沒有任何一個國民戰爭，曾動員了人口的七%以上。或使五%以上的人員活躍過……現在的兵員數目對人口比率增加，這一事實是不能和站在已被解放的布爾喬亞的統制之下的社會秩序相分離的……假定各生產者的平均勞動力，由于機械之發達而增大了二倍，則最少二倍於現在的人員，即使是短期的吧（因為國家決不能使他們長期遊蕩，即使不過五%的人員），也可以使之離開生產勞動。」（恩格斯，關於戰爭問題的論文和書簡集）。

主義國家，都不能在後方不留駐有力的軍隊而進行戰爭的。●

如右所述，我們知道，第一，武裝人員之變化要影響到戰爭之方法；第二，武裝人員之數量，其本身是依社會發展的各階段而有不同的。

關於人力之質的問題，有兩個側面。即第一，由軍隊之階級的素質和戰鬪員對於戰爭目的之態度而生的，政治的質。和第二，決定戰鬪員之直接的戰鬪力的，即決定其對於軍事技術之領會與軍事知識之習得的努力與能力的，肉體的質，和戰士之文化，技術，的水準等等。

● 關於這點，世界大戰時曾任英國陸相的英國保守黨領袖邱吉爾所報告的事實，極有興味。他在他所著的世界恐慌中寫著說——「六萬的愛爾蘭兵雖然出征前線，但代之而起的，却不得不有六萬的英吉利兵常用駐愛，擔任警備。因之我國的兵力，事實上是並沒有增加的」。

軍隊之階級的素質，在戰爭進行上保有決定的意義。戰爭之目的和戰士的階級利益愈近，則他們的精神的安定性，犧牲性，和創意性亦因之愈高，結果即軍隊全體的戰鬥力亦愈行加高。腓力得烈大帝的線狀戰略，爲了有抑制那些抱育的反感，爲他人的利益而戰的，脫落了階級的士兵大眾的必要，不得不受了顯著的限制。同時，以革命推翻了國王與地主，採用革命人民之獨裁，把法蘭西在物質，政治，精神各方面都煥然一新了。法國大革命，在對「其他專制的，君主的，反動的，半封建制的歐羅巴」（伊里奇）的作戰中，却把戰爭方法本身革命化了。「法國的革命大眾，當時不單在國內表現了未曾前有的革命的動力，而且在十八世紀末的戰爭當中，也進行了同樣宏大的，革命的創造，變革了所有的用兵制度，改正了所有陳舊的戰爭法則與習慣，廢棄舊式軍隊而創造了嶄新的革命的國民軍，和

嶄新的戰爭方法。（伊里奇）軍事上的這種變革，其最重要的原因即在於如次的一點——「全國民，特別是廣汎大衆，即廣大的被壓迫階級，充溢了無限的革命的熱情。所有的人們都把戰爭看作正當的，自己防禦的工作。實際上當時也正就是這樣的戰爭。革命的法蘭西，在反動王政主義的歐羅巴之下防衛了自己。」（伊里奇）。

關於戰爭之性質和政治的目的在戰爭上的影響，更明瞭的實例，就是在戰史和戰術上增加了無數光輝的篇幅的，一九一八——二〇年的蘇聯國內戰爭。在這一戰爭中，蘇聯的普羅列塔利亞，以不堪比擬的技術的相差和破壞了的經濟爲基礎，在資本主義諸國的包圍和完全的封鎖之下，發揮了歷史上未曾有的忍耐力和創造力，建立了嶄新的軍隊和嶄新的戰爭方法與形式。這一事實之中心的原因，也就在於戰爭之階級的性質，新的人